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河集卷一百七十一至

詳校官編修臣曹城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吳錫綵

西河集卷一百七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神道碑銘

誥授通議大夫通政使司通政使楊公神道碑銘

皇清誥授通議大夫通政使司通政使楊公于卒之三月祔塟虎跑進龍浦上先塋之傍遺命勿上尌疏勿乞

恩賜祭塟勿飾石人獸望柱于墓獨是東南神道有桓楹分樹仿延陵題墓之意當有文字而以予舉制科時為三相公及翰林院掌院學士所讀卷掌院學士者今已故都官尚書葉公公㑹試同考時所得士也重門相禪誼應操筆執其役又以予曾職史事即以此當史氏之誌因再拜稽首案狀公諱𠂷字靖調别字西巖仁和人也其先籍江南合肥以勲衛授世職杭州曾祖諱憶其伯兄諱恒由選貢生任山東臨清州教諭遂

家于州公祖松坡公諱大化
誥贈通議大夫父仲卿公諱元貞
敕賜徵仕郎
誥贈通議大夫皆居杭州而仲卿公以臨清地勝曾挈
家人僦其地故公母顧太君
誥贈淑人生公于臨清別宅會顧太君父萍實公為山
西平陽衛參軍攜公之任所至八歲而始歸顧太君勝
下適仲卿公遽棄世仍扶柩還杭州當是時公家以屢

徙中落且親族鮮少公與長兄峻明公考授經歷仲兄如之公邑文學相依若肩背夜共被晝易衣以出仲兄每授學所得館祿僅八金必兄弟分之公㓜不好弄數歲如成人而天資髙少有文譽旣早年為諸生屢不遇國初時旣棄儒服涵跡商人車仍僦居臨清别宅自分抛舉業為親知勸重以臨清籍就童子試由州而府而道三試皆第一順治十一年舉于鄉明年成進士除大名府推官先是遷臨清時間以乏食應直隸王㦤戎幕

下之請至是貎戎以詿誤落職而案尚未結公為白其
冤得末減且捐俸為折贖周恤甚備乃任甫朞月
世祖章皇帝廉其能行取授户科給事中會值鼓院有
辨復降革官職濫擊登聞者公大言鼓院之設所以呼
大冤𨄔大枉軍國民瘼久抑不治者藉是伸理豈容以
一巳予奪上瀆
天聽斥疏通政去而文武官開復舊有定例至是吏兵
二部于開復之例任意參變公特糾正之值巳亥會試

公以同考官取士十七人皆名卿如馬光劉如漢蔣宏道葉方藹等已轉刑科右給事中明年轉工科左給事中

皇上登極充頒

詔官至寧夏覘邊郡疾若軍旅疲困謂西川初闢抽撥秦兵鎮其地戍守之制豈容暫緩特其地叢箐險阨為憲賊所草殺白晝千里無生人虎狼都其中倉黃戍守本屬艱難今復盡遷其家屬以實其地夫鎮兵白月餉

外原有田畝室廬以豢家口今使捐田畝拋室廬千山萬水以填此虎狼之鄉劍閣棧道曳銜而行此非徙之實死之也古有踐更番休之法今一仿其制迭相轉調不必遠遷其家室而限期遞代亦不廢事至平凉屯地設苑馬一卿專司孳息原以備邊郡攻守及内地驛站之用今關塞所需取之茶馬而鄉亭郵遞動輙支驛站銀兩以補倒斃致孳生馬匹悉散之游牝蹴蹋之地水草既不給而騰驤無用翻累閑牧夫市馬防戰畜馬亦防

戰無以異也支銀買馬與領馬抵銀其相去不少間也是必苑馬與茶馬一體分撥而附近驛站則直領馬匹以抵銀兩庶閑牧寡累而孳生不至于無用若夫邊兵月餉給之藩司而秦地遼濶邊鎮去省數千里每一領給動經歲月則邊縣解司似不如徑解軍前之直且捷也

上深然其言乃以

覃恩封二代公捧敕徬徨念顧太君春秋高請歸省覲

上許之越一年假滿赴
闕補吏科左給事中
使稽察吏部事務乃以獄訟繁蔓請
上飭部臣分別發審會康熙二年癸卯順天鄉試以經
題訛錯諸生紛紛訟
闕下公上疏曰竊惟三載一試本求賢盛典故事凡闈
中試題例皆本經同考官所擬今春秋經題則同考官
羅繼謨擬進者也乃春秋第四題經係邾子而題訛邾

人夫以春秋本經閱春秋房而題有訛錯其人固已竦矣且此第四題即已亥科會試之第二題也已亥是題亦曾以邾子誤邾人隨經知貢舉與監試諸官題參而考試官亦自檢舉請奉

旨改正試錄因將同考官范廷魁孫承恩處分在案此人人共知者已亥至今相隔祗一科不宜遺忘而繼謨者又已亥春秋房中式士也以已中式題而擬以試士既屬可怪況已經訛錯之題而重為訛錯在前此之誤

猶曰坊本相沿偶失檢點故孫范衆罰可從輕擬今已

經更正

敕改試錄煌煌然見勒

功令而乃以是科中式之人題即是題錯復再錯是前

為過誤今且怙終前固違經今復悖

敕此其所係匪細故也然且前時舉人哄堂而爭則內

簾受過凡反題紙寫郕子者概使錄入今之諸生亦哄

堂而爭而內簾必不受過凡反題紙寫郕子者皆帖斥

不錄則遵經士子反受黜落去取盡乖詘抑誰贖毋怪乎叩

闕之多譊譊矣

上閲疏震怒著從重處去而公亦即以是時

敕内陞京職需次回籍扶侍顧太君者又八年

上俯念舊勞特旨召用以正四品京卿服俸仍管禮科

給事中事且謂公等係

先皇帝所用諫臣必諳練國事請各進一言以佐盛治

公乃極陳小民疾苦連年留荒設救恤之典商捐助之法開罷犯折贖之例又且另疏積儲定制經久并請追在官贓賕銀兩及中外所奪月俸以暨關稅溢額鹽觔割没總移之為賑民之用仁人之言其專于惠民如此

康熙十一年二月

上躬耕籍田

敕和碩親王以下文官四品以上各齋戒入先農壇公届期以蟒服侍班已而陞鴻臚寺卿值癸丑

欽賜表裏幣金克

殿試執事官未幾遷通政使司通政使乃以積疾發兼

念顧太君在堂累疏乞

予告蒙

温旨許之會顧太君年八十賀者填門而

恩綸以榮封三代頒官誥適至太君冠帔拜于庭觀者

羡之因顔其堂曰慈慶堂既而太君卒服闋即具疏自

陳衰老

恩准以原品致仕遂杜門却埽焉康熙十八年

欽賜日講四書解義一部二十年

欽賜日講書經解義一部二十四年

欽賜日講易經講義一部二十六年值

太皇太后大行公扶疾赴

闕哭臨越明年

上南巡狩公朝于

行所及

還宮特傳在籍大臣自開府以上十人使所在官存問
公居一焉三十八年
上復以河工未成駐蹕清江浦公同在籍諸大臣恭請
幸浙即迎送
朝見如前時乃以暮年家居得重瞻
天顏喜溢過望舞忭却杖一似較昔增健者越五月無
疾卒公性孤介而罷和與人齒遇無畛畛而未嘗有汎
濫交孝親友兄弟惇睦鄉族而疏逖者不加薄固窮而

不侈于宦達致身通顯而家無雕室榻按不設寶玩日食戒栝杓而拌無兼殽之饌所衣敝裘嘗解之以與貧者每讀律講

寶訓公必往而非然者即終歲不入府縣門一步遂安張公以巡撫使浙雅重公嘗昏夜親詣公所居遍觀門巷無閥閱無屏繚管鑰無外宅男兒謦欬蕭條如寒冰嘆息而去公坐臥一室不出戶僅以小童住戶外令司啟閉嘗曰人生幾何東墻之陰有寸移寸滅而已公卒

于康熙三十八年九月七日享年八十以順治十一年
賜進士出身授直隸大名府推官
欽取考選户科給事中巳轉刑右于十六年巳亥充會
試同考官越三年轉工左宣
詔寧夏以
覃恩敕授徵仕郎轉吏左奉
使稽察吏部事務以考滿二等勤職内陞京堂官重以
正四品京卿頂帶食俸管禮科給事中事陞鴻臚寺卿

康熙十二年癸丑充
殿試執事經筵侍班進令官元配沈太君
誥贈淑人繼張太君
誥封淑人子四曰湘曰濤曰濬皆國學生曰淇歲貢生
孫六曰士楷士標士權士杞士梗士樞女二孫女三所
娶所嫁皆名族乃系以銘其詞曰
維此哲人生超于羣如鳥有鳳而魚有鯤其言可法其
行可尊

兩朝耆碩受不次恩澤下海國身歸丘樊以其所居名通德門刱玆夜臺爰藏衣冠過者下馬澆酒墳閣日月有盡其墳長存翳東南道時游清神片言不泐敢告後賢

誥授中憲大夫奉天府丞前禮科都給事中定庵姜公神道碑銘

姜京兆公以康熙三十七年五月十二日卒予扶服哭之且為作事狀附公所著姜氏譜後其明年卜塋于褚

里福全山之陽禮君卿大夫皆有二碑以下窆而墓門東南為神道出入之所當以一碑移其地且勒銘焉予惟京兆公以司諫内遷奠

天子都居作帥于京師首善之鄉然且舊京根本地並邀公坐鎮以倡九有其為中外所倚毗為何如者乃溯公在司諫時疏數十上值

世祖章皇帝闢門伊始諸草昧荒畧名法未備相視為鍥刻毛舉而君以寛大處之會兩河地荒敕直指按視

清丈諸衛所屯田歸併藩產廢斥諸地君請稽舊額核
全書所載而準其數勿令妄有增益使州縣弓尺得上
下其手夫增額為益課計耳乃不思地力有限正課幾
何在有司不過誇一時智計之能而貽
朝廷以加派之名不可也
上深然之當是時地方新闢民錢多積逋催科者合新
舊而並征之而公任户科力請勿征謂量地所出一年
祇得當一年之輸移新補舊將必并其新而逋之矣夫

今年年之新逋即明年之舊欠也第有司考成既以完欠為殿最而完欠之數定限十分凡十分所核不論煩條瑣件毫釐偶闕即議處隨之自順治十三年諸王會議以後勒為令甲諸科條件既多而有司經承動輙罹網朝至夕行無半席燹者公請盡合諸項之十分而總作十分則毫釐細故不致輕去且分各年之十分而各作十分則捱年遞察不致重累

上既是其言而廷臣上下皆以為便遂立敕舉行永為

定例其在今四十餘年無變更焉乃西南用兵兩廣撫臣報始興曲江兩縣知縣皆同時自裁不知所由在朝相視毋敢言公惻然曰人孰不樂生乃甫徼一命而輕生如此此此非將隷吹索之即守臣儲備之不豫以至有是務根株所由勿使行間居守兩得委卸以亂國法書上聞者皆咋舌公嘗曰大學以理財為本而理財之要實惟用人今

國家旁求亦云孔亟而一時吏治未登于古豈其賢實

不足哉良由求治太亟進身之途寛而真才反多蔽也
夫弭盜催科輸貲辟土亦臣工恒事而乃開荒有陞捐
俸有陞漕務全完有陞多獲逃人有陞浸假邑無荒田
糧無漕件四封無旗人官貧無餘俸則旣無與于斯數
而苟其興賢勸功課農養士修禮制而興教化有十百
于此者將何鼔厲然且捐俸急公本屬臣誼而奬之太
過將必有糜費金穀竭他有以足此數者此非所以厲
廉而適足以奬貪也至若逆賊歸命遽受顯職則厲民

尤甚夫穿窬駔儈狂逞海溢一旦計無復之叩首軍門不過旬朝夕之死初非有湔滌祓濯之能可立後效而乃監司守令冒濫名器夫居官必貴通經非謂柔翰之有良于弓矢也以為天下惟讀書者始能明理識義燭民隱而飭官邪而況錢穀之稽核獄市之裁決機務之參預無一不究之平時而施于一日否則茫然入官四顧無術勢必假手幕客諮請胥吏而後止此事權所由落而線索所由生也且用人之途亦既不一

國家縱乏才亦何可使狡獪雜進至于如此其言皆侃侃切于時政而
上方好賢力求敢諫故公得盡言稱一時盛事至于調繁簡轄兵馬窮私販廣會推清改折鐲賠椿緩征欠均銓法復勘合豫揀選重律例察關政凡三十八疏皆一一議行雖諸部所議偶有齟齬而
上未嘗不反復其詞而念其直也乃公方入户科時關西參政吳允謙以督撫專薦既已遷太僕卿矣公發其

為道時貪跡立下吏議而其在兵科則海寇陳敬容以偽軍門投誠授山東兵備僉事公奏奪之至畿輔失盜有供義王家人李進才及范二達子為之因緣有司莫敢聞而公為發覺請直清盜本而後愉快至旱災求言公首以罰鍰入告謂旱者歲不熟也乃民不苦凶歲之不熟而苦貪吏之酷罰向者贖杖分别有力者四兩稍力者一兩五錢撟虔之吏猶嚴刑以濟其惡今者贖杖一名動輙三十四十兩然且以意恣睢不拘律令在

皇上不過期無刑之治而反開不肖者以貪黷之門甚非行法之意也夫年豐歲稔徵需稍急猶或有剜肉補瘡之嗟況當災旱之餘二麥不登何堪重鍰敲扑之下其不為鳥獸散者幾何矣及海寇縱橫沿海震動公疏請撻伐具有方略已奉

章皇帝密旨議勦未及果行而

皇上克詰加以六師遂耕犁其地而版籍之與公之所告若合符契其先見如此公諱希轍字二濱别字定庵

明禮部尚書箴勝公之孫工部都水司郎中紫環公之子也世居餘姚六世祖春軒公以工部主事劾逆瑾貶瑞州府通判高祖對揚公以行太僕卿忤分宜相公致仕曾祖翼龍公由禮部郎中出守以建國本上書罷職贈光祿卿遂徙家會稽為會稽姜氏公少穎異善文崇禎末都水公以出使張秋治故河詿誤下刑部獄公徒步入京請救會是年舉京闈鄉試公以諸生例咨監入試中式乃出公于獄而奉之歸里會

本朝下令搜京闈見舉者授以官公以南歸免歲丙戌
王師下江東大將軍貝勒檄公出授監司而公辭之乃
循故例補溫州教授攝縣事因以民兵大破海寇之寇
温者陞元城知縣鄰郡饑流民至者如蝟毛時逃人令
嚴曳街道路無收者殍殣相望公憐之乃察其男無束
人語言婦耳無三環穴悉留之墾集北荒地受僱得食
活者以萬計臺使下其法使鄰郡效之地之荒者悉以
墾而饑民活者以數十萬計乃于順治十四年卓異

賜章服陞户科給事中明年轉禮科右給事中十六年轉兵科左給事中遂于是年冬陞禮科都給事中會
皇上登極公以禮臣襄諸大禮充辛丑會試同考康熙元年内陞京堂官候補歸越八年始赴都
上以公為
先皇帝言官重之謂其言必有裨于今政破例仍補户科都給事中乃連具三疏一請增科員以防壅蔽一請撫臣仍轄兵以防地方竊發一請緩期奏銷使催科不

廹是年補順天府丞以憂歸又八年奉天府丞闕就家起視事三年以母疾予終養歸旋丁内憂服闋不起自十八年至三十七年凡十九年無疾卒公丰儀峻整瞻視越恒量懐抱犖犖然見事急捷如飛隼之及物而予人和坦好推解能拯人之急而出人于厄予中于所㗊流離展轉屢言諸臺使解之郡江防不守民居困于沈湛設法救援其于宗黨之惇睦凡鄉祠義學墓田亭譜皆一身修舉無稍遺闕至于友朋之相䘏其得所告而

去者踵踵也嗟乎賢矣公配朱恭人為行取科員澹明公女生子二曰垚曰坦庶子壄垚以年貢補杭州府昌化縣教諭陞國子監學正生子七長公銓丁巳科舉人餘俱列庠序有名公銓已有孫繼君五世稱極盛而垚以文章著自太僕公下文章經術至公益大而垚克繼之坦早卒銘曰

保氏箴尹見周季時宋人無學謂無專司兩省四品補闕拾遺有未便者因而去之不審韜鐸所以納誨匡輿

正軸全在于是是以十論不削一二時謂良臣用使言
事公之立朝侃侃盡職少具亮節更抱蹇德每事進言
為古遺直
聖本無闕諫亦有力矧當草昧朝陽始曦宜以忠厚開
萬世基竭我愷惻還于丕熙千秋國史猶應鑒斯特公
歷世累顯文教太史傳書夏侯作誥惟公有子繼述大
孝清芬是揚駿烈克紹況其成績早勒太常邦詞里頌
亦云孔揚惟此片石雖表末光拜墓下者思之難忘

西河集卷一百七

西河集卷一百八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神道碑銘

皇清予告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稚坪陸公神道碑銘

予與學士公舉制科時學士以官取如晁錯以太子家令見取改為中大夫是也予以人取如董仲舒以博士

見取擢為江都相是也以官取者其志在于出夫既已官之矣亦安往不官而以人取者其志恒在處子大夫從田間來則亦歸之于田間已耳是以明詔所及亦直云慱取天下才學官人以示有分别而學士不然制科榜發即騎驢出城自謝闕外不謁相公不題名京兆府不赴五十人衆春園宴不奉朝使先予請十旬假俟予歸五年臺臣有以規避劾在籍官者始于康熙二十九年仍補本院官凡五年

而遽趨還入台司為副丞相兼部堂尊官越一年告歸一若在官之志之無異于在人者乃又三年而遽以疾卒臨卒謂其子凌勳曰予與西河君其官與文與行誼不必同而獨同于志禮所云合志孟子所云舜與文王其得志若合符節予兩人有焉必誌予墓非西河君不可而曰諾特其卒時不繕遺疏不令請邮典不計臺使以下官及親戚僚友踰月即瘞即以同志如予者亦無從赴義乘素車一哭尚忍覥然為操觚而不可已也公

諱棻字義山原名世枋雅坪其别號也吳中陸氏皆始于雲間而大于嘉興其在平湖諸陸悉世官纍爵門閥冠西浙而公為南陸宗其曾祖南京通政使陞兵部侍郎津陽公獨以理學嬗其家公幼孝友年十四值江南

初下

王師之分徇者略平湖而東公父未庵公為鑲黄旗帶子阿什兔所俘夾鈹于項間公哭泣抱持不聽行乃舍未庵公而俘公至京誠順伯者阿什兔主人也馬姓為

固山見公異之試以文大喜命拜為父子而使其諸子
為兄弟會永平舉人李茂春授生徒于遷安之龍起寺
公與馬氏往受學值歲試公偶應之自遷安至永平縣
府二試皆第一馬氏慮其過著也急沮院試不令赴留
于旗四年適公兄世楷以開科選貢
廷試于天安門外除平陽府通判尋公于李舉人家會
之他寺而公父未庵公又以丙戌中式赴公車門親詣
誠順伯里第乞放公歸許之乃以世枋名補平湖諸生

當是時公兄陞南雄府知府未庵公亦謁選為宣府理刑推官公自分守家讀父書徒以浙鄉試不利因改令名援例入國學及赴考即以高等授內弘文院辦事中書舍人遂赴任而誠順伯適于是年寢疾卒公為侍湯藥奉含斂疏麻服喪公嘗曰吾受公大恩無以報迫迫隔三千里外得躬親送死以慰生平誰謂天理非人情哉乃復以國學挾中書銜舉順天鄉試聯捷登康熙六年進士第二人為原官是年以原官京察得一等隨

駕至灤州奉

恩詔加一級題管內祕書院典籍越一年甄別留任即

請塋親假急歸詣南雄與伯兄議其先妣譚太恭人塋

事會其先司馬公嘗在前朝以湖廣按察遷江西左布

政司使有祠堂在章江門外而圮于兵革公謁當事清

復之值理刑公卒于家遂偕伯兄歸合營塋事于廣陳

之千字圩服闋未補也康熈十七年

天子開制科詔內外大臣各薦舉才學官人赴部應試

公以廷臣薦

御試一等故事三等以上悉授翰林官而

新令止二等除尊官授講讀外有原官者授編修否即

檢討公以官典籍改授翰林院編修充明史纂修官撰

成祖文皇帝紀及漕河水利藝文選舉諸志會西南蕩

平獻平蜀詩一百韻平雲南表一道凱歌十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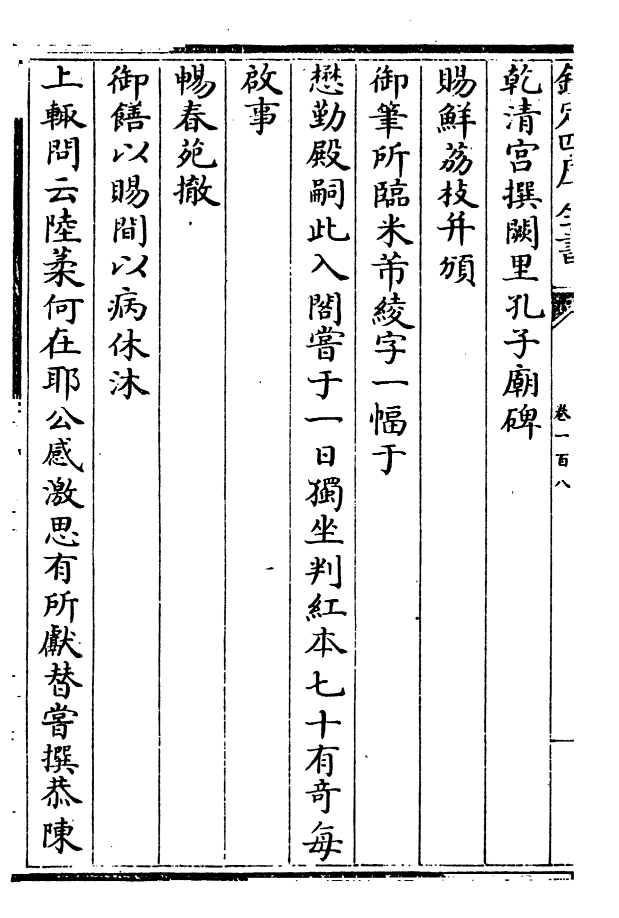
上優納之每

賜魚

賜筆
賜蓮藕
賜宴瀛臺
賜綵緞表裏復于康熙壬戌乞病假歸居于家八年時
崑山相公憐公貧不能還京檄浙江布政司使使助以
金公却之不受乃以明史久未成謂史官規避公被劾
就道會是年庚午舉鄉試即
命公為福建正主考官凡薦卷廢卷皆親閱無一遺者

越一年轉左右春坊贊善復以癸酉舉鄉試
命公為順天武鄉試副主考官
新令翰詹諸官纍直
南書房承旨書二扇宣至
乾清宫閣内
賜坐出五臺金蓮花命賦限以韻立賦呈草
上嘆賞不置退就南書房出
御製金蓮花詩賜讀之康熙三十三年特開

豐澤園試翰詹諸官八十九人先設宴于
勤政殿前宴畢就園試豐澤園賦理學真偽論亭午
賜酒果晚
賜茶餅及
上親閱卷取公第一且
面諭云連次詩文並無出汝右者而從前薦引並未之
及始知上聞故多壅也遂由宮贊陞内閣學士兼禮部
侍郎越數日復宣至



乾清宮撰闕里孔子廟碑

賜鮮荔枝并頌

御筆所臨米芾綾字一幅于

懋勤殿嗣此入閣嘗于一日獨坐判紅本七十有奇每

啟事

暢春苑撤

御饍以賜間以病休沐

上輙問云陸菉何在耶公感激思有所獻替嘗撰恭陳

管見諸疏約數萬言不果上乃充續修唐類函總裁

三朝國史平定方略會典一統志副總裁

經筵侍班武

殿試讀卷官會

六師北伐勒銘于黑魯侖河獻

北巡頌詞而東南所闢海島自丁卯庚午連科論秀有

中式者作臺灣載舉賓興記

上倍加器納重以侍從應

制恭和

上所製詠史詩視河詩宫門聽政詩覽貞觀政要詩時

巡近郊憫農事詩觀渾天儀詩無不稱

旨如是者一年忽嘆曰可歸矣夜起繕疏略曰臣本豎

儒去年六月初十日謬荷

皇上知遇遽由贊善陞今職雖捐棄首踵不足以酬萬

一顧念臣學問本疎而又無寸長可以表見年近七十

衰脾頓發儻有隕越其仰累

主知負罪莫逭伏祈
俯賜休致則在
廷少一素餐之官而在野得增一鼓腹之人誠盛事也
疏入摺其本不下公陛辭益切然後奉
旨以原品致仕次日治裝鄉人望公者謂公以叅知歸
里九斿八騶必有異于衆當謀所以迎之而公乘吳船
到門會天雨躡長齒屐登岸咸嘆息去公兄弟四人皆
友愛以長幼為師友而長與三先公卒少從伯兄讀書

于郡東之碧漪坊其同硯者一諱太守璁一諱給諫瑄一朱檢討彝尊也三人皆同朝而兩為郡守五人者皆有文章名公嘗作正統論五篇與四人論議各不合而論成而皆韙公言其論至今存集中幼聘楊氏及在旗誠順伯為計婚姻將問名侯氏而黃總兵者見公慧亦許以息女妻之是時歸期未可知失此年大恐難為配偶而公謂吾不可負楊氏儻不歸即勿娶已耳再拜謝誠順即誠順亦義之暨公歸而楊淑人已及笄且少孤

移居公外宅久矣乃又越公歸一年公年二十一始成婚而先公十五年卒公生九子皆不育嗣子凌勲則伯兄太守公子也公體粹而貌莊舉止有常度雖無驕志無惰容而亦不故為矜嚴謙抑之色性簡坦而厚于與物不嫉妬而親不好為深察而無所于汗漫其生平行事雖同室與千里皆可信益都相公嘗曰吾于近人多疑事而獨不疑于義山居常議論不抄變人詞説然又恥附和侃然有至理見乎言間讀書務精察而不計卷

帙行文未嘗拘一格顧必中于格嘗曰緇衣曰言有物而行有格格者法也車塗有九軌仍一軌耳至于出處則高官顯爵日居金馬門而難進易退欿然若無有曰志有在也嗟乎若公者可謂光明磊落君子人矣公卒于康熙三十八年四月一日距生明崇禎三年十一月二日享年七十所著有稚坪文稾十卷詩稾四十卷詞譜三卷

御試進呈詩文合刻一卷雜著若干卷乃為銘其詞曰

平原肇族以孝行多鬱林而後大于嘉禾派别南阮宗同諸何門閥長盛冠紳偉俄公獨有志如居巖阿家國多故爰尋干戈代父俘纍投身網羅孝感天地朱還泉渦甫倪夾戟旋聽鳴珂摛頌獻賦有如夙哦公家敬輿已登鑾坡復就制舉中拔萃科後先嗣響宛出一窩況逢

聖眷夔龍賡歌屢宴承明頻居駁娑躬近銅鶴盃啣金鵝日判紅本大若蚪蝌而乃告歸急流廻波行乏雙引

車無八呵病鮮餽櫝喪誰行儺高官顯爵奈非志何幸其傳文尊于刻犧金液常燦玉粹不磨矧行誼高猶登陂陀動而益上與雲日摩即此可信遠近罔訛曾毋三告亦不投梭展也君子崇山大河雖嘆馬鬣何須封馳祇愧微文文螭未踒以代豐碑從東南過

西河集卷一百八

西河集卷一百九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塔誌銘

洞宗二十九世傳法五雲佷亭挺禪師塔誌銘

佷公以義士而託于僧然竟受僧法于其死也仲子鄰偕叔子克堅季子魏既已受遺命剪其毛髮指爪衣斂之而瘞之先塋之傍顧此不壞身在僧龕也其法嗣智

琺築塔龍居塢藏而養焉乃續孝子所著逸亭公年譜自四十七歲為大僧後別著為佷公年譜而匄予以銘予思童時從先教諭凡讀公考文所為仁和學異等者功令提學考士例分等六自一以下無出一右者福建許平遠先生名士也破例設異等居公不令與諸生齒鏤其文首城為榜樣將以踵及乃歷十一郡七十餘縣竟無能踵例而止歲壬午鄉試推官唐階泰薦公卷第一主者抑之中副科予時與試見公與同年生會湖上

志意种遠歸而揖與語間及時事大慼激為定交去越五年南浙舉大社合二十餘郡名士會于會城之東園伐鼓摐金極宴饗之盛時名同方社推公主之因與張梯徐緘尋公于市門見公與儈牛伍遮褫衣俯首數笇格子較計錙銖相見不交一言俟其數笇畢然後拱揖道故儈顧竟不與社又十年姜給事歸里與公壬午同年生乃邀予訪公顯聖則公已居然僧矣又十年予以一官羁京師而公已死譜所為涅槃者悲夫公名淨挺

號俍亭即仁和徐世臣也世臣諱繼恩別字逸亭十歲能文天啟中魏監亂政惡之作宦者論稍長補諸生擢茂才異等壬午副榜福王時舉明經首公公為文刺馬士英士英怒趣官旗逮公大行陸培爭止之當是時公聲稱籍甚四方士過杭者爭造公巷為之滿先是文社大起婁東張溥漳浦黃道周並屬公領東公為社名登樓又名攬雲聚臨安名士于其中主東南壇坫凡三十年至是焚書埋筆札鬻殺市盆篜漿酪間或粿馬牛之

皮與鞄者雜作方伯張君就見之不得請以百金為公壽峻拒之惟門徒日來遠近從游者僦隘巷居諸暨錢孝廉執贄請講易公倚市門口授之去既而嘆曰吾生時吾母夢老僧皤然杖于堂吾昔昔見夢亦如之此豈吾前因哉西湖愚菴受洞宗法公與之游有契遂落染設三壇淨戒時年四十七初居花塢錢塘令張君建精舍河渚名雲溪嚴侍郎迎公居之禾中資聖寺名刹也歲歉生徒皆饑公應請之禾躬持鉢乞米飯僧凡三年

全活萬衆去之武塘修武塘慈雲寺剏建鶴勒菴于北郭説楞嚴其中時設大戒夜夢伽藍神乞戒易衣謝乃以雲門顯聖為洞宗中興祖庭自萬歷乙卯逮今閱五十餘年凡嗣其法者輪居之越中士大夫文章迎公住三年增飯僧田畝特建祖堂供曹溪洞山列代諸祖于其中然後退居雲溪受諸方之請魏君副使儁有淡園供佛養公而錢君學使特搆綠谿園兼市全藏為公翻閱地公應之公以為生平稽古讀聖賢書將以天下為

己任而既已不克徒託此優游以潛消其壘塊不平之氣即與浮湛傭販何異且是亦有道吾將藉是為見道之具而大擴其教而集之成以示吾儒者之有用因內極其奧外極其象舉西來至今意言俱盡者而合三幡四諦而並運之以為摩騰以來特達之業而惜其以葢代之才而出于是也曩時西湖諸禪刹皆有知識而宗派所垂各具妙衍惟天竺雲峰在隋時為真觀道場顧其後中落源流歇絕雖子儀辨才偶然知名于吳越王

時及趙宋元豐慶歴之間而曠席既久且殿宇亦稍燬矣士大夫迎公者道路相望本欲徼公作振興之計而公亦慨然以恢復自任乃入其門無殿獨一毘盧觀音像金鑄長一丈六尺露處其中公乃居雲峰建大殿金輪寶欏次第完具然後樹齋房設僧寮鐘鼓幢幔置諸所應有期年工成時年已七十乃于甲子年九月二十二日説辭世偈更衣越二日端坐而逝嗚呼公遂以僧歸矣公幼著文賦大畧載逸亭十集揮麈録十笏齋詩

集十笏齋文集其已見于世如危論范蠡論西湖詩西溪賦散見無兼本則間有存者維時以寢疾憂道法不明著易象攄空軒傳略解明羲文周孔之傳黄帝岐伯之旨陰陽死生順逆之微進退盛衰之變其言一本乎太極而託意寂遠及游吳還見浪杖人與酹酢著答問一篇既又註南華淮南鴻烈太玄法言暨京房焦貢易通郭璞地理諸書其見愚菴時著洞宗剩語一篇頌古二百首又作金剛十頌并提金剛經十卷乃更著四書

偶言周易雜論春秋尚書毛詩別解三禮異同考經濟指南博物辨唯識删繁四教儀直指且作家誡修家譜一編而後落染曁落染後居花塢著學佛考訓幷周易略解居雲溪著雲溪問易漆園博通參智證傳以舊有智證傳而又參之乃復著洞宗綱要源流頌其居資聖著華嚴頌梵綱戒光楞伽心印維摩饒舌圓覺聯珠楞嚴答問藥師燈焰彌陀舌相金剛隨説金剛別傳金剛拈心經句義法華懸譚涅槃末後句共一十二種當是

時公已棄文字而四方以文字請者不得絕間亦應之名溪流文字其在乞米渡江時賦詩名涉江草至居雲門顯聖輯洞山价祖廣錄著世譜作五雲頌古六卷又訂人天眼目使五家綱宗瞭然言下于是居淡園有園居詩五十首居綠谿園閱全藏三年有閱藏偶錄寂後居雲峰賦山居詩四十首除夕詩十首天竺續八景詩八首其所在說法已經撰述者有雲溪語錄十八卷資聖語錄十二卷雲門顯聖語錄十二卷分上下二集雲

峰語錄二卷至若襍著紛然陸續彙載則自雲門返河渚時有全錄一百卷公生于萬歷四十三年十月四日卒于康熙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世壽七十法臘二十四所授法弟子智琮等三十人子姓皆有文章世其家詳行狀墓誌茲不載公與陸大行嚴侍郎汪孝廉孫處士輩皆同硯為文章各以至行大節顯于時暨死而皆得以邦賢從祀學宮而公以僧故提督學使暨督撫以下各具文迎主入勤公講堂所祀啟禎兩朝忠義祠

末而錄其行事于通誌以表其人乃為銘銘曰
誰謂道法孔釋同符惟不得巳逃于毘闍當其避地寄
情屠酤譬彼元鱓而膠于沙乃忽解脫作金精色不疑
魯叟頓入慈室前身兜率所記歷歷何必臨水照影而
出且量十笏還參維摩雖或有情如菩薩埵卒証彼岸
延之多羅蜂臺鷲頂逌然以居所嫌枯拈𠤎諸乾矢啟
不二門屏絕文字十六觀禪悉棄于地安事琅函使馱
白馬因徹內外擴拓其教集之大成以合衆妙仁化智

化治國有效况本經術行此化導獨憐儒德為人天師文為行表言乃德基奪彼金紫作僧黎衣奚止歸竺道場光輝今此色身寄舍利此與無盡量同滿世界惟其名行早著四海有過此者瞻仰何已

傳臨濟正宗三十二世蛤菴圜禪師塔誌銘

師不知其姓嘗自贊云出身無姓是也母氏張生師而啼一日至佛寺師見佛大喜嚮之笑會崇禎末獻賊破襄陽兩湖皆震師本楚族居荆州江陵江陵避兵者多

東下散僦下江而師獨隨母之浙擇居蕭山之湘湖以湘名類楚曰不忘楚云師姿性超絶就童學不屑屑書卷鄰寺名隆興晉隆吉將軍所遺寺也僧明然具戒行師十六請母謁然落染然命習經論師晝習夜坐嘗中夜頽體爇木禮大士數百以為常既而慕三衣登具出叅諸方時福嚴為諸方名師詣嚴嚴拈竹篦子示之有省去詣天目叅大覺國師于枯木堂大覺者報恩通禪師也時未為國師見師大喜留之枯木堂鉗鎚之凡十

年備歷苦毒至有死而復甦者師嘗曰吾能忘十年枯木堂哉當是時報恩欲付師而故有待也既報恩以虛空落地勘師師應聲答報恩復勘之師掩耳去之平陽平陽問幾時離天目師曰和尚道某甲站脚何地平陽曰汝還識平陽門麼師曰平陽若有門即道離天目會報恩赴

世祖章皇帝名復携師入京侍

萬善殿每于

御前問答之際稍稍及師師微言承應輙當
聖意時報恩侍者多湖人而師年寂少
章皇帝以小湖廣呼之曁平陽相繼以弘覺國師赴
名師隨報恩歸平陽欲留師不得至平陽還山覔師于
湘湖之濵呼師入室覿以機出
章皇帝所賜金襴袈裟并白拂子手書列代源流于玉
軸付師師乃留平陽有年俟平陽示寂後始以楚故鄉
還湖湖通城令丁君蕭山人與師舊延師鳳山寺寺鄰

寧州寧之龍安山有兜率禪院故黃龍分席也叢月禪師者曾受張商英之請大興其庭而代久而圯居人聞師至踊躍集千人走鳳山迎師遂于康熙癸丑春入院不踰年即伐山治土率居人薦力者度故址營之前坊後寮而居大雄于其中革魚金板以次整設值西南弄兵者從巴陵來越蒲圻下雋而抗于郢城之南師拂衣東下仍止于蕭之湘湖曰吾湖人此猶吾故土也遂自號湘谿而題所著詩曰湘谿集既而湖中慕師者聞師

歸渡江迎師住吳江黎川之羅漢寺一時學徒相從者如歸市然終以不忘兜率伺兵革稍閒即往來化導若干年後命嗣嵩菴居之而自携一笠將朝臺癸亥辭羅漢由商亳渡河道京師暫憩翊教和碩安親王聞師名延師住西山隆恩師辭不得遂于甲子三月入隆恩安禪越明年

皇上幸潭柘謂潭柘勝地當以知識居其間

敕侍臣召師引見于玉泉行在賜飯命賦詩徹所薦舍

桃食之問得法所由且曰和尚于
先皇帝時曾入西苑此時西苑所住者尚有人相認者
乎師舉椒園所住容舒純素真牧諸禪德曰皆臣僧法
姪行也又曰
先皇帝御前李國柱常隨駕内道場者識臣僧今猶在
御前
上乃問宗旨甚契既而曰如何是道答曰以聖智行聖
政者是又曰如何是心答曰乾綱獨斷謂之心

上曰佛家以參禪為上乘儒者以明德為上乘是否答曰禪以覺見心猶之儒以明見德

上顧左右曰原是一理答曰不惟三教即九流百家亦無二理所謂統江漢以朝宗也

上大悅親灑宸翰書禪聯賜之遂傳

旨曰和尚可能住此方乎師對曰臣僧以朝五臺來今尚未往也且臣僧母骨藏湘湖曾負之歸楚而尚未封土臣僧了此願乃敢遵

旨許之復敕啟奏後朝臺師還山陞座作謝恩法語見
語錄遂于是月辭隆恩入椒園啟奏西行出龍泉闕禮
五峰作二十偈還京憇萬泉值滿大學士以嗣君侍衛
即世詣萬泉請師説法師以腹下辭不得既而病痢還
天龍精舍遣侍覆奏
上敕御醫劉元辯胗視親閱療方時十月朔日次日復
遣侍臣翟進忠問疾兼有留師化導之
旨師手草奏謝

上覽嘉悅至廿一日再遣侍臣問疾賜參藥櫝食十一月朔師作訣書示左右為歌名咄咄歌示椒園諸法姪次日師問明幾時左右以三對師曰三期至矣至三日晨起沐浴更衣作辭疏謝恩略曰臣僧卻染幸值龍興之際爾時已知瞻雲就日作化導計既而隨報恩國師赴世祖章皇帝之召得侍巾盂枉蒙顧問草野區區已顧從披瀝久矣今

皇上福庇環海行脚之人幸來京國特以九衢蕩蕩掛搭未定瀊曆親王之請暫憩隆恩自謂焚盥之餘可藉此仰祝
聖躬萬壽兼擬夏首朝臺禮文殊塔然後南還湖中以了未具何意
皇上敕名慰諭留此化導還京候霞頓染脾疾累蒙
皇上遣醫胗視兼賜參藥櫝食而歸期頓至扎掙維艱誠恐溘焉朝露有負

皇上汪湛之恩為此伏床稽顙惶恐申謝乃作垂問法語與示禪徒語語畢將逝時法姪元熹書記覺紳與嗣法居士顧元登俱在侍曰和尚可無偈耶復甦索筆手書偈曰屙了喫喫了屙百萬人天嗅不多香臭十分原有價莫教後代有誚訛書畢微笑而逝時已夜分當戌亥之際暨明進遺疏

上覽慨然即命侍臣翟進忠弔問奠以茶師遺言勿哭勿封龕舉火入塔說法且曰兜率湘谿吾住處他日掩

龕于二所筮之師名本圓字蛤菴别號湘谿道人生于崇禎壬申七月八日示寂于康熙乙丑十一月三日世壽五十四法臘三十八嗣法兜率嵩菴元基大坑師亮元密行端元勤凡三人師逝時俱不在側嵩菴住兜率心動忽很傖來京師至日值五七舉火若預定者其居士嗣法則州司馬雲間顧君昌洛師住隆恩時曾舉龎居士公案有契知為法器隨鳴鼓上堂說法付之易名元登至是隨寂問末後以何法供養老僧顧應聲答是

日陰霾其所荅有凍雲吹不盡寒雪欲飛花之句師甚嘉之葢顧君老㕘也及遷天龍大司成翁公曾問道于師師重其品行而窺其見地趠卓陡舉手所弄如意儆古德分芧事與之曰領取十年宰相去若劉居士元辯則贈偈以勵其志其他剃度弟子元導等約數十人予以籍蕭山與師僑而黄門任君曾延師住別業故于垂寂時同住一訣乃以予知師面屬予誌塔如右師三坐道場各有語錄其所著詩有湘谿集湘谿别集朝臺十

二偈行世諸凡參訂機緣及簡札可紀者詳見語錄銘曰

師說無生法乃至無有姓無姓亦無法一切惟身量以是受具足遍參諸方賢手覆天目雨脚蹋平陽門當日帝王尊曾名舊禪德一時天龍幢並樹

萬善陛

聖智發威音與師解清淨師出大慧力陳說無盡藏因之兩覺師手付正法眼紫金袈裟帔盡作心印觀乃以

湘山僧遠住兜率地西行禮文殊南還瘞佛母念彼京
邑鉅投體作瞻覲以企足無所躉應國王請何悟
聖主知名師與師語于海淀行幄命說相見偈師亦何
因緣得蒙降
恩旨當留諸巾錫化導茲方所或入住
萬善或闢大慈寺尊為大導師亦復何思議遂發普濟
願朝臺復來是以之報
聖恩兼祝千萬壽具足妙相成聽爾拂衣者師乃展摩

睽頓欲空諸有不知何所若詘指滅度日當在月三候作書别親故

御覽遺疏慨以為妙禪恍遣侍眞清檳用首諸方供獨是師所生本在楚南郢蕭山有湘湖名與楚郢近出席在兜率兩地設思並我今占所寄莫如兜率便因築崇梵龕建此光明幢疊土斂骨骼鑿空流音聲是則無上德證明于此中此中亦安有籍此證明者

傳臨濟正宗三十二世彌堅澧禪師塔誌銘

今皇帝嗣服之二十年西南再闢四方有道之士咸觀
京師于時彌壑大師從開化來應和碩親王額駙尚公
之請卓錫城西延壽寺會益都相國馮公修無遮大會
請師設戒于長椿寺中京朝官假沐聽法者車騈轂疊
予隨總憲徐公宫詹沈公後參訊焉而恍有遇也既而
師疲于應接游嵩洛去時大梁開府王公留師住汴師
固辭不得因于次年甲子赴大梁越一年其嗣法樹南
忽携訃來兼傳師遺命曰師已示寂于大梁之相國寺

以願游二室命掩身龕于嵩山玉柱峰南古法王寺後而匄君以銘予乃釁手展狀嘆曰善乎按狀師諱行澧字彌堅寧海胡氏子也祖鳳陽别駕父國學生生師而慧厭肉食尤不喜飲酒重九讌客父兄令侍席憎師不飲罰誦詩一句師應聲曰重陽九日菊花新座客大驚詢所由來師嘿不能對此即汾陽昭禪師頌中句也師洵口若夙記者嗣後名閥來請婚師固辭會雪竇僧過其居談禪師聞而樂之時年十七適父母齊逝遂以父

母所授産悉歸之凡趨雪竇投石竒雲禪師薙染務力作雲見師文弱甘攻苦恐其或懈示以偈勵之師乃留三年辭往寳華受具足戒時木陳忞禪師居天童師往參忞留方丈聞舉禾黍不陽豔競栽桃李春句忽有省

會忞應

詔入都師辭往福嚴䝉費隱容禪師容問何來師曰天童來容伸掌曰我手何似佛手師曰瞞他不得容頓足曰我脚何似驢脚師曰不勞再勘容大笑命師典知藏

而容忽遷化乃復叅報恩浮石賢公賢問曰床脚下種菜你作麽生會師曰不假春風力賢曰鐘樓上念讚聻（即呢字）師曰也要大家知賢曰汝可住黄蘗山矣師拂袖便出賢乃命師領西堂事康熈乙巳吳中士大夫敦請賢公住楓橋法華遂以師應請席開法上堂時太傅金公躬詣師言下甚契稱莫逆會賢公以丁未示寂名師還封識衣器俟宏覺國師（即忞禪師也）至啓封授師師仍住法華七年當是時嗣法樹南寂有聲遂以法華授樹南

別赴景山興福彭城開元之請開化禪院者宋惠元禪師所遺址也在彭城歲久而圮居人聞師名謀請師會副使戴君總戎張君與師舊乘師住開元詣師聽講因于次年癸丑請師至開化遠近相望如慶雲在天螽從影躡不名而至師乃集方衆摶土翳木重樹梵刹佛宮僧舍有若海湧方是時師大開法席直闡宗風江淮嚮化者踵趾相接北方禪習之盛未有若此者也既而曳杖北上至京適城西延壽精舍以臨故延師駐為擴

大計師重加締搆布金飾象遂改寺額與諸門下士砥礪其中凡二年值修復長椿延師說法一時禪德各趨走如騖然終以煩劇故去之嵩洛時癸亥春月次年復之汴應開府王公副使祖公之請自知時至於仲冬之朔晨起諭剃度弟子隆律等傾鉢金為其先師刻藏塔銘命書記書訣檀那散巾缾杖錫諸物貽贈故舊乃屬門人隆示隆杲定以初八日巳時長往而令樹南名隆祚者作行狀遂于期至時書辭世偈云朔風凛凛天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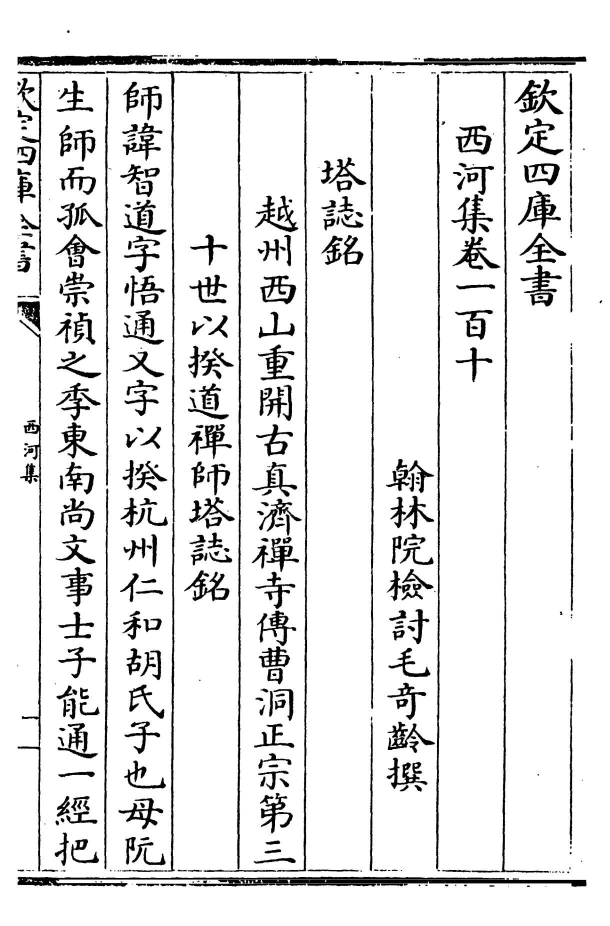
冽四十九年無别訣不將生死決去來萬里長空一片雪復自製封龕云嵩嶽鬼鬼聚曉風棲行隨處自安豐涅槃後有大人相百尺崖頭第一峰又入塔云不入蟭蟟大力王草枯鷹眼漫訣二字應思少室真風在一塔而今柱大梁書訖而逝師生于崇禎丙子四月五日示寂于康熙甲子十一月八日世壽四十九法臘二十七荷法者二十餘年六坐道場嗣法樹南祚毒符學孚尹峻旭菴玉桂輪朗咄菴永夫隱機曇紹杲霖沛沴晦嵒封

自嚴律燕林榮共十二人守塔弟子天如澄闻性月二人剃度弟子數十人所著有法華興福開元開化延壽長椿語錄并方外英華集行世歲乙丑建塔嵩山玉柱峰而系以銘銘曰

得離朱户而入紺廬造戒傾館服無垢衣乃以慧業証彼空相指水在中陟巘而上由此尊勝出領妙覺山石點頭天龍詘脚因五藴度立萬法宗錫飛海際盃浮土中爰憩二室以歷百劫三花晝風五岫夜雪天柱不折

法王可依高峰突兀千秋在兹

西河集卷一百九



西河集卷一百十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塔誌銘

越州西山重開古真濟禪寺傳曹洞正宗第三十世以揆道禪師塔誌銘

師諱智道字悟通又字以揆杭州仁和胡氏子也母阮生師而孤會崇禎之季東南尚文事士子能通一經把

筆為文辭毋論仕與不仕即睥睨一切師已習舉義為人所稱自念處濁世中跼蹐若負羈靮者每欠申不自安且驟丁喪亂抗故繁華地燈火笙瑟徹晝夜外户不闔忽兵革饑饉市里多流亡四顧蕭條當娶不肯娶適避難得痛心疾乃奉母居南高峰下嘗過古洪法寺謁諸佛有省因發願誦藥師經一萬卷自懺時道林離愚者洞宗師也住靜與寺鄰師往叅之無所得嘗與禪客語不契悶絶幾欲剖其心乃危坐一室越三日夜分風

大作門扇忽自闔聲如轟雷師大驚汗下似有省往見

道林師呈偈曰倏闢門響若雷聲打破當前一座城驀

地歸來重顧盼此聲依舊是門聲道林師不許但笑曰

子從此悟入可通矣即于是日令薙染字曰悟通順治

辛卯三宜和尚講首楞嚴經于鐵佛寺師往聽講并具

戒喜之請侍和尚和尚更字曰以揆既而離愚還道林

道林者蕭山河上店山頂寺也離愚初居之名道林寺

又名兜率寺至是住靜久蕭山檀越重請道林師還山

乃招師並還遂署師理監院事師乃變俗產為常住用且開闢道場增設一切佛藏幷種種法仗如是三年會道林師從幷山埽祖塔還示寂于北闗之紫雲庵師迎龕至道林建塔是時道林繼席者為鏡愚和尚鏡愚即離愚弟也同父亦同法仍命師監院如舊職至乙未和尚赴顯聖掃湛祖塔問師云一路以來還有奇特事也無師曰祇是黃泥伴石塊耳和尚云也只尋常師曰巳多矣時顯聖主席者百愚和尚也百愚見師而奇之云

此何人耶鏡和尚云此吾離凡之嗣也曰曾有囑否曰不幸凡已故而未遂也曰吾代為離凡囑之因以衣拂并源流授師越數年鏡和尚亦示寂付師以道林師不受避之臯亭獅子窟迎母侍養兼禁足三年康熈丁未蕭山諸暨諸檀越渡江迎師師辭之暨戊申迎者日踵至師不得已始進院開法説戒時蕭山東山有接引精舍師過而樂之乃復退院居其中既而聞西山有真濟禪寺舊刹也相傳唐武德七年所建而中毀于火師過

動心夜夢伽藍神來前醒而見之遂矢志恢復預建圜標于殿前逮癸丑冬造方丈五楹甲寅殿成雜設講堂僧舍齋鍾誦板而刻木㙡金幷養護法聖賢于其傍每安禪說戒四遠宗之者如歸市辛酉兩縣諸檀越仍請師還道林乞長住法席師不得已復住道林且增修道林所未備者甲子道目和尚偕湖州當事縉紳各以啟至請師住弁山祖堂不赴乙丑退院至西山陞座一時問佛法因緣相踵于道未幾過東山慨然留之七月十

七日晨起諭諸禪德以法門鄭重授一應院事作書別檀越并以示衆午刻居士倪君設齋食攜至饗師師坐食作別如常時既而曰予行矣拱手合目少頃鼻垂雙筋長尺餘巳而收入于是弟子迎龕至西山歸塔越五年而屬予以銘每恠儒者誦讀循咿唔遇有講解如謳師賔白未嘗于當身有所干也師嘗見居士沈君誦首楞嚴經而示之以意以為楞嚴法界一切衆生心身之本也夫心身本是廣大無邊際而含萬有昭昭于心目

之間非大徹之目離識之智未能此靈通矣世之迷者若大海之一漚有廣大而不能用伥伥然自投于籠檻戦綆而不以為苦故世尊初成道時嘆曰奇哉衆生皆具佛智慧而不能證以是法界性說楞嚴神妙于以見諸法性相理事儒者所謂由窮理而至盡性職是故耳向非自證何能披其文見其法哉又與居士田君論宗鏡錄謂圓宗所示皆是未了文字自必性離始名解脫倘徒以識心求之則圓覺經云以思維測度圓覺境界

如取螢火燒須彌欲求其燃也難矣故從來思維徑路不可入道不如少林云惟牆壁乃可入道果能于徑路絶處竭力追究若喪考妣則迸開光明如紅鑪烈焰涣然冰消又如斫樹去根再生枝葉此時此際作何捉摸況向上一路極盡玄微去粗存細末後工夫正多也其言論親切如此師卒于康熙乙丑七月十七日距生明崇禎己巳七月十日得年五十有七僧臘三十九開法二十餘年為西山真濟禪寺第四代重興大師次為道

林兜率禪寺開山第二世第一位住持位下傳法者二十餘人西山繼席者翊南其餘各化一方凡剃度受戒者所在多有乃為銘曰

師本清淨妙法身無三毒無五濁業以此蟬脫汚淖中獨得勤向息慈地佛言救溺當出水當入漆室把火苣忽然風作霹靂響何人奪門使門閉一聲吼落天龍驚頓使甕裂桶底下非風非門亦非心此聲宛轉無覔處乃知不二衆妙門因聲得度幾有是遂于此日取尊勝

立受五戒離壞濁從來捨俗非易事生龜脱甲牛解角果能離性見德智何難就證無上道乃傳佛義得真印受取如來正法眼千江明月萬户春指示世間諸色妙雖遷慈室種種地東山西山非有二皆與道林兩相對同時埋影入雞足將收此入法輪藏以此文為妙解義若以此作文字觀因聲得度豈有是

少林傳正衣優婆夷香林涅禪師塔誌銘

師香林名無涅京師人俗姓鮑氏夫俞為鏝工早巳臨

訣時謂婦曰吾傭工尚不給每減其口以養母今何能
矣汝年小有貌請召婿于此而贅養之何如婦不許曰
吾以指力養不足取之吾家之稍賸者諾而瞑鄰有惡
少豔婦色强娶不得訟于官又不得謀壞其操婦所居
者為西便門外之八里庄值燕九節俗聚男女于城西
白雲觀設祠陳百戲相傳是日丘真人來降當邀之婦
騎驢從母家歸徑觀前惡少望見遥指曰此仙姑也迣
尾之人不之疑至月壇惡少挾下驢使羣少健者力持

之蜿蜒草間將脫衣值慈壽寺老宫從西山運石炭來車徑壇西救婦而訶之羣少散走老宫乃詢婦所由彈指曰此終非久長事也去此保明寺為天順皇帝爺御妹薫修之所盍姑婦捨髮而匿身焉婦從之遂為尼初尼不識字不習禮拜弟挑菜擇米任雜作既而發願訟之佛前曰吾向食指力自晝迄暝今曠手度日滋罪孽且居此何為矣自今後請日習經課禮拜一過持佛號萬聲夜即趺坐勿令寐如是五年風穴僧有知識者以

朝臺來京企脚于萬壽之番經樓保明主尼央老宮延之設齋風穴驟見尼呼尼與語頓有省既而少林國師請部印候旨天寧老宮介尼見國師乃付衣焉天啟七年信國繼大統例番宮人出有年大無家願為尼者送保明于是雲還師以宮人落染拜尼為師居無何雲還謂保明嘈嘈自出所畜金搆園于寺北數里而迎師其中虔事之以師號香林而香山又適在前名見香園既而雲還亦刻苦有省師即以少林所付衣付之師遂卒

時法臘十八合之世年二十一共三十有九康熙巳未雲還建師塔于園介天寧僧普照者乞予以銘予嘗謁方丈見師懸象朱衣而杖錫垂兩目趺坐面如瑩雪其眉膴間猶不失閨閣中色而雲還年六十餘白髪種種指師象謂曰此曹某畫蓋武英殿中書而中貴私請之繪面者也傍一塔則瘞其姑者乃為銘曰

師本無涅涅亦不緇譬彼蓮脫濁淖污泥初用指力繼絕心想欲觀心印仍在指掌特憐保明安樂堂側就宮

入斜建諸佛塔須知妙香不在鼻觀有聞無聞賴此見者

傳曹洞正宗壽昌下第六代慧通浚禪師塔誌銘

康熙三十年予送慈聖賢禪師入高麗寺上堂說法爾時宰官士民若干人羅拜堂下皆言師得法高麗其本師授法者尚在方丈思併作瞻禮而求之無有既而飯訖隨喜至浴堂見老衲垂白擁鑪被壞絮翁目僂坐從

者指之曰此老禪師也時觀者十餘輩皆敬而佇立不之警移時皆嘆息解去嘗考高麗本禪宗天成二年吳越忠武王實倡兹刹勅名慧因至宋神宗朝有晉水法師者傳馬鳴大士之教疏釋華嚴諸經義流傳人間致高麗國王世子航海來朝乞留侍沙門以受師法而于是高麗稱焉至于今其所存法派自高麗世子而後已十七傳矣其在神宗朝左丞蒲宗孟撫杭有以慧因易高麗以禪易教之疏奏請勒石而其後宗教間出傳燈

錄所稱懐祥義寧者則禪宗也師以烏傷舊族丁明巳之際辭家捨飾即以叅宗為能事曾學制于越州雲峰山真香禪院無所得去順治十六年得戒于杭州祇堂院會靈隠具公闡三峰之教弘開覺塲勸緣數百萬大興工作于北高峰下其時監院者妙銓言禪師也妙銓曾與師司錢會出入典籌握筴而既而辭去退居高麗接祥寧之統因以曹洞叅宗兼歴觀教與馬鳴龍樹諸法相為表裏乃復辭三峰而就壽昌所謂三縁既空則

宗教不二是也乃師久習觀與客論太極五運往復再
四客拍案大叫師忽仆地康熙六年妙銓遂以曹洞正
宗壽昌下第五代高麗堂上五色僧伽黎衣舉授之師
師乃于十六年高麗堂上開罏傳戒一時禪德多歸之
越十七年甲戌六月十九日晨起僧衆聲鐘告觀音成
道日請師禮佛師合手曰道果成矣翁目而逝閱世六
十九越三年丙子十月廿日嗣法慈聖禪師等六人塔
師于南山之十八澗而謁予以銘師名法浚字慧通乃

爲銘曰

自昔五覺由聲聞通及列三乘分眼耳宗既不蹤有何庸塡空弟借言詭以警瞶聾是以高麗馬鳴從風范金立塔摶沙鑄鐘蕩蕩大海比之鴻濛雖分江漢同歸海東惟是觀音見道未終以聲辨色雖聰亦盲因玆炎夏宛然隆冬我今視響如觀豐隆觀音何在十八澗中

重建天童開山義興禪師塔誌銘

今天下禪宗之宗太白比之梁大同中之宗少室唐永

隆前後之宗實林較為尤盛第溯所由來則但以宏智元音兩禪師為開山之宗而傳至密祖始大闢門庭為天下宗師而前此反無聞焉甬東三佛國舊原有諸佛化身應現其地相傳太白得名在吳赤烏年有義興禪師者實住此山倪其身而居歷晉永康間忽有童子侍其側拾薪擔水執桑門之役凡三年暨辭去詢之曰我非他即金天太白星也帝慕師勤息使執爨焉當是時事聞于朝因改名其山曰太白山而别名天童是天童

太白並以師名而歲久而未之考也康熙八年壽昌𤗈公結茅于寺南之右隝掘澗得石幢八稜如牘洗而視之則儼然有開山興禪師塔六字瑑乎其間且去山數百步舊有塔基豈興禪師者既開天童而復息慈于此山道固無所不在與特舊傳師所闍維在四明山中謂師曾杖錫其地而既而西歸至今杖錫寺傍有太白塔名因亦疑師塔之在杖錫而既考郡誌則寺建于唐昭宗年龍紀之元其時有紀禪師者從天童杖錫于此因

名杖錫而以其從天童來故亦名太白是太白者紀師之塔此真師塔也獨是師在當時初祖未入凡東南名僧率以高坐講論相矜高而師獨孤居山僻倚徙于岭巒翁薈之鄉不見不聞一似初祖之面牆而東禪之坐碓者則是天童閫奥師實開之宜乎雞足之藏歷數世而彌顯也然而瘏公翳剔之功則何可泯已歲在庚辰因重建塔院且築塔其中而請為之誌遂作頌曰

維是清淨身化作千百億枉名為三身究之不得一如

何紫金藏留此不壞跡髮相等墨雲骨象變金色得非太白光結是大慧力藏室無幾延袤石不盈尺仰視六幕閒鴻濛總開闢

湖南淨慈寺舜瞿禪師塔誌銘

師諱方孝字舜瞿江都王氏子也父槐卿母洪當師生時夜夢大士乘船來抱一兒弁兩蘭付之因名雙蘭讀書一過便成誦年十四見婁東僧說法而慕之私念曰予何不為僧乎遂不食肉十七作贅婿雲間越三年國

變其明年

王師下江南江都潰師歸尋父母兄嫂不可得將殉之道逢一僧慰之曰以身殉君親固然然不云佛能報四恩乎且安見君家之非散已并見俘者刀槊之下惟僧可免薙髮首而入營伍以求之未晚也師曰然乃盡發蓋藏以千金贖難民于旂而兄在其中既知父母死有兄在可以爲後且世事已如此乃頓發前念投白雲院從雪石薙染次年圓具于天寧禮和尚師不騖虛名求

力行即以本分事進請天寧曰子慧性非常然而未受金圈與栗棘命根猶未斷也是夏到古南參牧雲一見即器之使之看物不遷義未省去而叅焦山又叅能仁叅箬庵俱器之及冬詰皐亭叅豁堂先和尚而頓有省然未快也忽聞僧有舉物不遷義者而快然巳呈偈矣明年元旦侍和尚陞座聆法語一若府藏俱脫者和尚遂付之自順治四年春圓具至五年元旦不一年而遽受莂聞道之速無如師者乃發長隨願隨和尚赴海虞

三峯及此祖庭自侍司客司以至分座接納長隨者一十八年當是時和尚以他事搆難幾瘐死而師越犴狴救之其事祕不得而知也然而四方聞師名爭削牘延請師初不答既而聞婺源寳林席久闕嘆曰釋氏以擴大門庭為能事未有把茅不蓋而可以談白雲講家風者乃應去之萬山中刀耕火種以本色住山其來者以本色接之鉗錘之下不假辭句不輕作肎諾以故歸者如市座下甞三千指置田畒修殿堂恢寮舍度庋如是

八年乃于康熙十一年繼席祖庭是年次壬子蘇窮而
枝始占者謂有中興兆焉先是兩湖巨刹南淨慈而北
靈隱俱燬于兵靈隱再興當
國家初開之際東南最富饒凡官斯地者多擁金銀瓌
寶而具公啟募即輸刀輂泉堆貲累萬萬以故靈隱覺
場為之一新淨慈積圮久雖先老和尚以天龍撑拄此
山然未能復也師繼席晩連年征甌海民間空虛半不
能施米盂加之丁癸相仍齋厨咽沸水旋度六時而師

不設募簿不更立化椰勸版不令沙門持沿途鉢長官至止者晉接談道義口不言布施事自壬子開法越一年而興大工首建天王殿嵬然插雲既而築隨山和尚塔院𠮟鹿苑焉至二十六年而毘盧閣成兼啟藥師王殿于其傍明年開浴堂越七年修大雄寶殿煥然還故觀是為康熙三十三年越三年而建鐘樓造來翠閣又明年復古宗鏡堂堂在山後由殿而閣而堂凡三層以次拾級一望山半無闕焉越三年為三十九年建準提

閣以前一年

車駕幸方丈賜以

宸翰建

宸藻樓又建延壽堂凡三十年中度材而鳩工燒甓轉石覆之以布漆而丹黄之計所費不下數十萬緡而司庫枵然無神運無鬼輸何以至此予嘗入道場觀師所為功任僧有言當師建毘盧閣時四壁乏夯石而官以南山鄰省治禁不得採會上方伐松者發其根得萬石

蟠互若蓮座然適足蟄夯石無關而閣無架樑臨安山村有連理木已度及之而村民不許中元夜合村夢僧百為淨懲乞施樑且云脫不許將自伐之矣逮曉而風拔其木村民因感而施之故上樑法語有云樹生連理之樑地湧積刼之石蓋實錄云是年秋九月師忽曰期至矣十七日陞座辭院十九日召嗣法護國溥溢至使之繼席二十五日以書辭部使行省諸當事二十六日說偈畢乃曰老僧三十年興建此山衣鉢蕭然矣一切

封龕入塔諸事皆老僧自為之各留一法語至于開弔送龕等所行無錢不必也師示寂以前不輟工築且有黝堊待施者及示寂而無一錢或曰獨不記師生時夢乎大士乘船來普濟也付兩蘭者以兩蘭若相付託也然則師凡兩出席而彌天普濟必兩興道場以託芬香天定之矣師生于前朝天啟五年正月十日距今康熙三十九年九月二十六日世壽七十六僧臘五十四坐三十七夏得法弟子靈於鑑化雨溢楚恒蓮等凡二十

四人雖度弟子四百餘人受戒者無算焉前此己卯春
上南巡至浙以聞師名
幸其堂賜
御書中極弁書柱聯且即召師入
行在復賜寺額暨送
駕而
上留之使聯舟以行然後别師于前途慰送還山一時
觀者皆榮之弟知識習氣多梓語錄以行世且以此徼

貴官之知而師並無有時嗣法溥溢嘗以輯語錄為請師曰學道在見地行道在機用未聞在語言也且今時語錄不止白馬解文殊獅象皆不足以馱之矣亦思于此事有稍當否昔雲門出語如九轉丹尚曰吾不存一字矧下此乎暨溥溢繼席始從敗紙若搜之輯寶林與淨慈語錄合二卷銘曰

伊昔刹利開梵埏中有老覺名瞿曇雲三幡消入漢顯年始載語說來中原維時迦葉已再傳尚餘八百阿難仙

從茲高坐據法筵卑者流入晉代言初祖頓示直指禪宗教自此分兩端無何埋口謎囈間有句無句翻諞諞吾宗兆畫羲與軒孔孟相繼無間然其後多以講論偏異同彼我成拘牽高山在望身未先誰讀魯論躬行篇今聞師語真不刊力學何必藉口便況師得法銳且專智珠皦皦當胸圓然且忠孝出肺肝破産救世凡得全從師廿載志願堅患難不棄相周旋比之獻地納橐饘於大節無豪髮愆因而福集饒衆緣祇洹法界龍蜿蜒

雲雨四布江河旋珠宮寶藏蓋大千赤地陡湧黄金蓮
普門大士曾乘船親手抱子付兩蘭婺源之北南湖南
中興兩地豈偶焉今當慈息雖足邊九有六幕張空拳
惟賸侍者磨塔鏄居然一塔標重玄塔影高出天中天
傳臨濟正宗三十四世松居開山古山音禪師
塔誌銘
師諱上音字古山彭姓湖之邵陽人幼習儒業會流冦
陷兩湖國隨破師念世事遷變不可定乃于順治二年

隱南嶽之中山寺已而祝髪父敬吾母林跡至寺邀師還家師再拜辭曰能報親耶則佛祖報四恩其一即父母也不能比之冠至時亡此兒矣父母執不可乃踟躕曰請邇之因隨之歸郡有高掛山山多嵒壑覓石屋居之出則省父母入則危坐如是三年嘆曰此身如木石不刻不斲非遇良工不可也往叅西山邃谷和尚已領戒矣忽思此事未易竟吾父母垂白安可待請奉養畢生而後決志了此事未晚也乃復還家承歡膝前者若

千年至服喪畢始行脚遍參諸方歷兩湖及江介諸尊宿多器之最後參萬杉剖玉璞和尚和尚曰僧何號曰號鼓山曰何以不鳴曰鳴則驚人和尚復進師復答遂命入室使之典藏每以臨濟綱宗痛加錐扎即古今公案無不一一勘驗之因付衣拂而師猶業業走吳越覘所未足平陽宏覺師奉召還山見師問何來曰南嶽來見讓祖麽曰見讓祖何面目師喝而平陽奇之屬留師師辭平陽贈以偈曰送

爾返南嶽徑上祝融峰讓祖久相待炎日剛正中時靈隠具老和尚師師翁也與師語怪之詢其所由翁笑曰外寇易禦家賊難防前門出虎後門進狼乃命師掌書記越一年師過錢塘長壽山見其山秀麗層巒複巘松風飀飀然迥出塵外加之清溪甘泉瀠帶左右遂以杖拄地曰吾莬裘矣遽辭靈隠翦茅住其間康熙四年檀越楊君顯吾王君麟長偕里中諸善信登山造謁初擔水運米給以資糧既而擴其居搆殿庭門垣寮舍廊廡

以及廚庫寮溷無所不具乃馱經鏤像于其中鯨鐘魚板四山相聞儼然一寶坊焉于是應衆請開爐設法在居士多有省者歲戊辰正月十二日師謂王君麟長曰老僧世緣已盡矣欲化君下褚中衣一件以留記念何如王曰諾然不喻其何意也至十三日索筆作書别檀越及諸山舊友十四日麟長送衣至師甚喜是晚召衆入室衣其衣說法次日元夕至晚復召衆入室說法如常時既畢復垂問云虛空撲落成三片且道幾時得完

全去衆遲疑閒惟書記培以坐具打圓相師云畢竟如何培云正當十五解制師云却是十六衆莫解至十六日早起師曰老僧時已至矣乃說偈并自說封龕舉火諸偈且書遺語并囑兩序及護法檀越各數百言書訖復說偈曰生也湖廣武岡死也浙江錢塘且道一生一死何如地久天長合掌而逝時康熙二十七年正月十六日距生萬歷四十八年五月廿六日壽六十九僧臘四十四時王君麟長已省法受付預建塔後山奉龕歸

藏而謁予以銘嗣法四人惟真衷徹埜培雪印仁其一即麟長秀也松居語錄二卷銘曰

師本儒者留心簡編乍丁百六國運以遷南嶽是止北顧愴然祇念二老中途來還苾供度下蓮跏膝前燃燈受記等目揵連及棄一切在天監年暫棲江介獨步漢南一缾一鉢到處滿圓竿頭更進逼兜率天乃登祝融炎火正燃藉以開鍛彌天生烟且營苑裘漫坐祇洹水迸嵓際松移嶺間穴虎受戒山魈安禪一旦時至拈花

翩翩不生不死相忘無言特是三身化百億千何身可藏于彼岸邊

西河集卷一百十

西河集卷一百十一

翰林院檢討毛竒齡撰

事狀

武林處士吴先生遺狀槫

當先生易簀時其子寶崖方成童未能舉先生行事而狀述之也頋寶崖夙慧能以兒時文海内士海内士爭欲得見寶崖訂縞紵去以故先生之逝少司寇髙公太

史唐公憲副曹公以及家明府孝廉輩競相為傳誌著其生平比中郎之于有道而屬予以狀鐫之鎛予嘗訪實崖過先生所居載墨舫者相傳先生故居杭馬坊里俄有鄉豪者侵其居徙之武林門柳間顧好施贏金隨手盡既已營新址度木陶甓僅樹楹土中腓其礫錢匱不能繼掩樊而卧親交之德之者爭醵錢決樊助成之今所稱載墨舫又稱墨艇是也但當時以載墨名緣先生嗜翰墨如曩時所謂實繪者而弃書畫于其中乃聞

先生所珍祕搜宋元名蹟暨近代邊呂文唐輩凡值佳好不惜多其金購之已積累成軸盥手摩挲以為生平適情事無過于此偶裝潢無扃鑰衒其一急貸金贖之不使闕因為顏其居志勿復忘而無何有者忽過其所居負之而趨先生笑而曰夫物之得失有如此畫矣夫先生之儻蕩壘落不為世芥蔕如此先生諱盛祖字宗彦别字適情常自稱墨舫主人則志所嗜也先世家新安有將仕郎遷于杭始為杭人高祖忠一公為獲鹿縣

簿有聲祖玉成公兩以舉文中乙科先生岐嶷受書目
兼行下年十九而孤負薪事母慨然有高世出塵之思
俗人雖與交不知也父書以遷居散去重購千餘卷劉
覽經史暨諸子百家之言每有論辨輒雜題上方顏末
嘗彙輯任其零屑所著文無兼本今存笥者獨幽夢軒
雜詠詩百首而已高司寇嘗曰先生詩在陶韋之間詞
左揖和仲右揖改之而唐太史亟稱先生所著桃源圖
滿江紅詞依其韻和之夫桃源圖者即載墨舫中所弃

之一也今其圖何在而詞至今猶嘖嘖人間世嗟乎其所著足重如此然先生之視其文與視所弃畫則一而已矣先生生于明天啟辛酉五月八日子時卒于大清康熙丁巳六月十二日未時年五十有七性好山水居近西子湖當風日暄妍嘗携諸子遊其中或駐舟柳塘藉草而飲或挈榼蹠山麓自歌所為詩響振林木望者疑為神仙中人晚復闢草堂于斜橋之西雜植花藭張油幕其旁自題旌聯招所好賦詠不徹宵旦以為

常配李孺人生子二長陳琰即寳崖也娶王次芳娶沈女六四適名家子二未字寳崖舉茂才第一嘗遊齊人有揹道傍金謀發之以告寳崖寳崖笑不言其同行者却之曰寳崖之先人嘗居馬坊有主于居者遺黄金一囊去追之不及其後客還來取金封識儼然夫金投其家而不之取也况道傍金哉夫先生之介其為世誦述如此

誥贈翰林院侍講學士高公崇祀鄉賢主隂事狀

公諱厚字古生先世餘姚人以遊學徙居錢塘少博羣籍有聲藝林間崇禎末中原寇興公絕意仕進受生徒講學里門先德毾而後詞業言坊行表為後進領袖東揚遠近多宗之嘗居喪過哀毀三年未嘗去衰絰人勸以勿過公曰先賢子羔為吾宗所自出三年泣血當時不以其踰禮而貶其賢吾嗣吾宗賢幸矣事伯兄如父所遺猶子三女一公為之嫁娶親黨有貧者恒膳之或給以産鄰里有所乞無勿應會越大饑郡守

王孫蘭司李陳子龍令所在設粥廠公特立廠於里門貸錢燒糜全活甚衆且復儲棤柳掩胔骼以廣德意臨歿書忠孝二字呼嗣子以勿忘君父爲囑所遺詩二卷文一卷格言一卷朱陸異同論三首康熙二十五年以子貴
誥贈奉直大夫翰林院侍講學士二十七年巡撫金公提督學政王公巡鹽常公從士民之請崇祀杭州府學及餘姚縣學鄉賢奉主入祠後學史官某謹撰事狀而

勅之主陰二月朔日謹狀

敕贈徵仕郎翰林院檢討先君竟山公崇祀鄉賢事

狀

一本賢事母何太君孝家失盜什器一空慮太君知晨起急貸銀買什器補設如所盜物一若未有失者太君下樓失足磕去膝膚肉公頓刲已膝膚肉填之立愈後太君葬湘湖公移住墓鄰盛靖三宅三載不預家事

一本賢席先岐山公舊業有大屋一所在北幹村章堰

時兄弟三人小有分爭公立讓屋與兄弟自僦下岸小房居住今季子檢討所居即是也

一本賢身無二色有寡婢遣隨姑嫁婢不肯行詢之曰主人賢此間無暴客見犯故也

一本賢少與陳咸五讀書ミ銀廿兩疑咸五取去遂成大隙時北嶺廟吳道士能巫蠱術名下煞可致人死因下公生辰干枝于地鎮煞之公夜齒戟逮曉有告之者急詣龍虎山見天師天師解之以未滿七七得不死遂

請天師符持歸為護宅終身或謂此讐當必報公笑謝之曰煞可解怨何不可解也相好如初

一本賢少諳音律其先汀州司馬聽齋公孫啟吾公極善等韻兼能擊鼓作等韻聲使隅墻聞聲知翻切字或曰即諸葛鼓之遺公盡其技著先天字母之學名竟山等韻錄一卷又曾受起吾所藏涵虛子譜唐五調曲二首笛色工尺皆近代音律家所未有者見檢討所輯公樂說名竟山樂錄凡三卷

一本賢長子仁和教諭為推官陳卧子先生試取第一季子檢討為太守王雪肝先生試取第一二公敕縣給榜送公曰今之太丘公藏而不懸曰不敢也及國朝初知縣黄畏菴先生迎公作鄉飲正賔仍以此四字給榜不得已懸之舊居後燬于火

一本賢事蹟略載浙江通志孝義傳中餘不備錄

附錄

紹興府蕭山縣儒學廪增附生員等公揭為誌傳已載其人享祀宜膺其典公請崇祀鄉賢光俎豆勵風俗事竊聞國憲攸垂典莫隆乎饗德王政所載禮莫

大乎尊賢是非出學校而始公毀譽至鄉邦而後定
惟積行近聖人之域斯崇禮表至德之師伏見已故
誥贈徵仕郎翰林院檢討毛公姚江僑閥餘暨者英五
世紹忠襄家餘碧血六經傳殿翰代嬗青緗趨庭聞
詩禮之風亢宗勤閔曾之行幼敦孝則留廬墓于湘
濱長篤友于實推居于章堰目睹襄陽寇亂長棄毛
錐身辭江上行間潛歸鏑室襲有遺詩步芳規于萇
享里名君子追淑德于前陳推至誠而及物不媿兒
童慎幽獨以褆躬無慙衾影非公不至標孑羽之清
風有難必排尚彥方之高義郡給太丘之榜讓而不
懸縣崇桓傳之賓領之猶欵以故義方成教長君授
司理以改鱣堂燕翼能貽季子進承明而登虎觀數
世門生多排藍鑾繞庭孫子半在公車浙江通志錄
事實于孝義傳中越社遺編列姓名于耆英表內況
恩榮之載錫執禮祀之可遺謹顧公情原非阿好伏乞
昌惠鈞評俯從輿論推惟德是親之意弘教人以善

之心較縣吏以敦迎紹邦賢之崇祀庶幾楷模足式
允生費序之光冠履長存永沐蒸嘗之澤

提督浙江等處學政
日講官起居注右春坊兼翰林院王　據詳本賢鑿重
君宗行高模楷枯王泉之檜栝墓繞慈烏推薛包之
田園庭交讓木踞藝林之高目睹戎馬而傷心見機
拂袖長辭幕下之羅吹律成書堪作枕中之祕惟汝
南之月旦凝人心于其倫斯太丘之品題定論允孚
乎衆況且王家龍虎早擁風雲兼之謝氏琳瑯漸成
珪璧凡此家門之昌熾即皆盛德之儀型學校既有
公言俎豆亟宜崇祀仰該府行學
遵例迎主入祠仍取給冊事實報

姜司諫治外事狀

姜司諫君用治吏起家

世祖皇帝持召諸治吏二十三人各予兩省官令入諫而司諫君稱首于是君得謇謇為直臣凡五年
今皇帝踐阼念其勞以列卿
詔進君乃乞假覲省水部君于堂鄉游而其友毛甡以避人故主君家會守越者來請君諫書兼錄君為吏時事取其大都一二則可為典者而屬甡以狀謹狀
君自言曰治内者綱也治外者理也綱以制理往用意科以列紀往用事事之所在而政舉焉意之所至而法

以張焉

君筮仕司教在浙之温温于漢為東甌王國其地北當海而環山可數多冦君以司教攝瑞安縣事適冦至時冦輕瑞安用少嘗之君帥鎮兵之守門者數十人驟殺而出賊遁時戊子五月

六月賊大至渠劉姓有名環城以營餘盡伏仙山間君帥衆登城未固稍為補苴裂衣標于竿闔舉門礮發城之南端城久敝也震之崩一角衆大恐君乃復撿諸門

礮得冣大者遍搜城硝炭及七十斤盡實之大礮中閼舉城中山發之以稍仰踰賊營不甚傷賊然賊乃大恐却之環數里外君乃歛民家醡甑凡百餘丹紙泥其脣以脣四嚮架陴間賊望見甑驚以為列礮不敢近然賊且尅期必三日下又益召諸賊衆甚恐君時登陴瞭望示無懼意安衆心而陰募丐僮裂竹衣方寸作告警牒覆以縣符緘履之蒯繩使夜出之丐經賊營而請于郡三日郡兵至乃合諸門兵殺賊賊又遁

君遷元城縣令縣西接衛河自衛輝達內黃河受淇及漳及沁下與滹沱直沽合多水患而沁時暴漲入衛東下湯湯縣故附郡郡之恊守者率鎮丁隨郡坊築于衛之上流思遏之而留君捍城君躬先負芻結芻于枋之木間以板以障城賴之燥而上流坊築者不得成水怒且奔勢洶洶居民大恐忽一鎮丁狂言曰予河神也予方請帝命將瀦爾城而元城令姜君仁長者也又善治水必姜君親禱予瀦可免趣煆琅璫環首項間當是時

民固已望君至是聞狂丁言望益甚踵請于路君夙不肎神且慮中狂詩不應顧民心宜慰也乃命潔于社設水土神祠之若禱社者竟不一顧狂丁水平

順治壬辰畿輔饑且人心未定往往輕去其鄉遂多流民及其嚮諸郡而各不內也則流益衆方是時立逃人法寖嚴凡去旗歷人訟匿匄出匃稽者得之十家坐故他郡來無名數悉不敢以內而流者貫于道僅如毫毛鄉民既鍵户居即叢祠社宇亦閉以土流者多仆檷下

君憐之召集諸父老諭之使留父老曰如逃人何君曰可辨其攜子婦者耳三窟于環逃婦也否則留而以却其獨行者則且可無慮且獨身易生也且夫郡亦饒閒田各任而亞旅而教以墾土待年升科是公與私均利也衆曰諾于是留者以萬計井里皆滿既而督撫廉其事下其式諸郡使做行之流民以安及其既也流者或不得于其所主又其勢不可以去初以饑來附既或飽而生其心則或自指為逃人覬與所在胥吏等倖相認

則坐主以法不然則亦押子婦還里可自便于是有檢舉稱逃者時特設督部府司逃事君每聞稱逃立為文押赴府使不得瞻顧為奸然猶懼審詐則狡者猶得押還自便也君復移之曰審詐得還縣還縣則嚴治以罪或從解喻之而于是稱逃者亦竟以息

論曰司諫饒治蹟即此觀之亦管樂之材也或謂司諫對闥時多行仁以意如預積貯以備荒政緩並徵而甦民貸傷心宅流告以祥刑目瘝士窮促之揀選皆恵愛

也即其他戢兵弭盜調銓佐儲無一非實效而此悉不載獨載其治外者時復有催科法寂良至今西北俱效之見別錄

趙孝子遺事狀

予與山陰趙甸游慕其為文嘗凡事之既而丁國變髠頂披緇更其名壁雲今畫題稱壁雲甸是也甲寅甸死其門下士劉世洙已為之傳名趙孝子傳予採其遺事而狀之

甸九歲時其父游學歸大雪不能舉火出古畫一幅命甸詣友所易米不得其人悵然甸閉户乃吟詩曰吾家有古畫其價重連城不易街頭米歸來雪滿甖父聞之笑曰有子如此饑亦何憾哉

甸幼執爨下灑埽滌濯以餘工讀書既而念所以治生者嘗為姊描繡床至是請試為之遂與姊對床繡針刺精妙每持以易米人爭奪去曰趙家繡鄰兒誚之勿顧也夜讀一樓文日進

甸母性嚴小不豫跪請備至嘗出妻數月感悟始返里中稱趙孝子

程節母事狀

程母氏吳休寧商山女歸程自康年二十二而孀居思以殉程毁瘠絶奉旣而卒其孤饍姑于闈見姑中身方嗛嗛食孫而甘乃泣曰吾死誰食吾姑哉遂努力晝夜組績指敗繙四子書視兒讀讀頃復組績如故崇禎庚辰歲大饑姑已八十卧病初覔姑嗜百計購所難致而

身與孤屑柳揄及病久而姑嗜衰也夜分視藥背不藉茵衣絮彌月解澣而繩髮縷結如是一年既而病棘乃號于程之栗曰吾無以療姑矣吾將饗姑肉倘能籲天得延姑三年者吾以匄汝遂刲臂和汁進强啜之甘啜竟竟愈三年始卒臨卒姑曰婦孝事我吾死後吾陰遣婦孫之孝婦一如婦也後九年母卒

西河牲曰如母者正旌典所稱節與孝也而未旌雖然旌之矣母之子名斯敏者乙卯舉孝廉與吾邑來給諫

遊吾嘗思其賢今而知為得母教也斯敏曰吾兄弟三人各冠婚次與幼皆不以累長則皆母自操持之母禱
祜而神既能假天而遺命勿事禪誦其善持大體如此
嗟乎賢哉斯敏以狀屬予俾予自以不文仍為具狀乃
狀

西河集卷一百十一